

<<当年的体温>>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当年的体温>>

13位ISBN编号：9787805508740

10位ISBN编号：7805508747

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时间：书海出版社

作者：王开岭

页数：25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当年的体温>>

前言

我在，我们很近 20岁成了40岁，中间流经了多少事，路过了多少人？

可我总感觉，这跨度仅相当于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

生物钟恍惚，不能如实地体察光阴，会出现这样的矛盾：一个人童心未泯，而心灵之外的器官早已背叛了年少。

这是个让人伤感的落差。

很少有事让人变成自己的历史学家，编个人文集算是一个。

你要盘点一下精神身世，这些年都做了什么，路有多长，书有多厚，梦有多远…… 我的写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集体理想主义即将落潮的前夜，一个纸质阅读和笔写的年代，精神也是手工的。

写得慢，写得用力，刻石一般，但不妨碍写得澎湃，写得激情浩荡。

从上世纪末被称为思想界“新青年”，一晃十叶春秋，每个人都在移动，都在成长和脱落，青年已不敢再称，黑马也渐渐额白…… 互联网来了，博客和信息共享时代来了，资讯空前繁荣，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机会，都有成为作家的潜力和资质。

精神资源的私有化年代一去不返，彰显和言说勇气的岁月也差不多结束，很多人都比当年“新青年”更新锐，思考力和感受力毫不逊色……我在想，哪些表达非我不可？

一次写作怎样才成为必要、必需和非你莫属？

新的年代，灵魂出口丰富了，精神义务和生命职责也有了更多承担方式，写作不是唯一。

我渐渐慢了下来，在投身媒体和公共职责之余，我选择了阅读生活，也体会到了做读者的乐趣和幸福。

还有，我失去了最亲密、最隐蔽的读者：父亲。

我是不知不觉中失去的。

现在，我还会出现幻觉：他还活着。

他是医生，怎么会死呢？

我——这个和父亲那么亲近和相像的人，活得好好的，他怎么会不在了呢？

我常常忘了父亲去世这件事。

把父亲独自留在山冈的那个傍晚，回城的车灯将路照得雪白，我心里低低地说，对不起，父亲…… 只有那一刻，我确信父亲不会出现在家里了。

老家的院里，两株石榴，一树红，一树白。

那年夏，花开得汹涌异常。

即要返京的那个下午，我站在院里，对妻子说：今年的花开得真好……我似乎忘了父亲的事，忘了这些花失去了最重要的照料者。

往年这时候，给家里打电话，末了都忘不了问父亲一句：石榴花开了吗？

我不承认死是虚无。

它只是一种不做声罢了。

父亲走后，一本新书问世前后，我都会强烈地想他。

父亲从不当面看我的书。

母亲告诉我，我离家的这些年，父亲每晚都看我的书。

我知道，父亲是想知道这个从小就把自己关在屋里的儿子在想什么，走出了多远，然后用他60多年的风风雨雨判断儿子说话的风险…… 所以，出版这套文集，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父亲，心里的献辞也是“献给我的父亲”。

北京是个能把所有人还原成正常人和普通人的地方，这对隐身、对平息内心的骚乱很有用。

有人问，一个作家介入新闻职业是什么感觉？

我想了想：就是每天醒来——觉得全世界都和你有关系。

这感觉有时很好，多数时很糟。

其实，自由，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能选择哪些事和自己有关或无关。

<<当年的体温>>

但这行当不行，每天都要把自己献给全世界，时间长了，生命和精神便陷入了被动，我称之“被动性人生。”

”这职业还有个毛病，就是：天天和全世界对话，唯独不和自己对话。

7年前，做央视深夜节目《社会记录》，我有个初衷：以生活共同体的名义——在与世界对话的同时确保和自己的对话，寻找每件事、每个人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寻找命运和命运、人生和人生的相似关系，寻找有“精神事件”品质的新闻事件……我觉得，深夜是内心的掌灯时分，是灵魂纷纷出动的时候。

相反，白天，灵魂在呼呼大睡。

一个深夜节目，若顾不上灵魂，就没了意义。

现在看来，该新闻观是有私心的，那就是我太担心在这种“被迫和全世界打交道”的职业中丢了灵魂。

CCTV最大的弊病不是没有真相，而是没有灵魂。

灵魂，恰恰是生命最大的真相。

包括职业技能最好的主持人也只忙于和全世界对话，从来不和自己对话。

一个人连自己的真相都顾不上、都搞不清，能指望他说出别的什么真相？

有灵魂的人，一定时时不忘和自己对话。

这样才有机会、有能力与别人对话。

现在，几乎没有好的对话节目，这是原因之一。

我一直不敢忘记文学的原因也在这。

文学是灵魂的农事，自古就是。

但我永远不会把文学当职业来做，好东西一定都是业余的，或者说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

就像爱情是业余时间的事，老婆孩子也是业余时间的事。

这些年，一定还发生了很多事，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这几年，可能我写得实在少，便有朋友找来一些“民意”给我，你看你看，那么多人还焦急找你的书呢，更年轻的一代上来了，他们还喜欢、还需要你，写，赶紧写……于是我惶恐，哦，是的，或许是的……其实，我已攒了上百个标题和写作片断，我想把它们写好，写得“手工”一点，所以慢，磨磨蹭蹭。

谢谢那些从未谋面的读者，你们的目光我收到了，你们在网络上留言，打听下落，传阅旧书，寻觅新作，责怪我为何不建一个博客……这样长的期待和追随，我受宠若惊。

被那么多抽屉和掌心收藏着，我非常温暖。

我会不辜负。

还要谢谢李伦和《社会记录》的同事，他们参与了我近年最主要的日常生活。

与之一起，我见证了一个理想主义电视栏目的诞生和谢幕。

我至今仍清晰记得那年夏天李伦夫妇在凌晨车站迎我的情景，他对着手机喊，你看见我了吗，瘦瘦的，旁边站一女孩……其实，我差不多已撞上他了。

是啊，许多年过去了，大家依然瘦着，一点没变。

和许多不变的人生活在一起，感觉很好。

2008年10月拟 2010年6月改

<<当年的体温>>

内容概要

本书系王开岭文集之散文随笔卷，包括“散文辑”和“诗档案”两部分，文字承袭作者一贯的温润的金属感的风格，表达对现实世界中灵魂温度的怀念与渴望，希望能将历年写就的抒写灵魂的文字结集，以献给自己逝去的父亲。

<<当年的体温>>

作者简介

王开岭，1969年生，祖籍山东，主要著作有《激动的舌头》《精神自治》《跟随勇敢的心》《精神明亮的人》等，作品入选数百种中外选集、年鉴和教材。
现居北京，任央视《社会记录》《新闻会客厅》《24小时》等栏目指导。

<<当年的体温>>

书籍目录

我在，我们很近（代自序）
散文辑——
我们无处安放的哀伤
汶川的樱桃红了（外一章）
悼念我柔弱的同胞
谈谈墓地，谈谈生命
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
精神明亮的人
当她十八岁的时候
向儿童学习
从生命到罐头
远行笔记（四章）
两千年前的闪击
雪白
残片
被占领的人
向死而生
从“高石之墓”到经典爱情
《罗马假日》：对无精打采生活的精彩背叛
永远的邓丽君
女人，喜欢你的作品吗
仰望：一种精神姿势
人类如何消费星空
“深度撞击”：星空暴力备忘录
蓝湖
女子如雪
蝴蝶·美性·遭遇
女性气质
生活在别处
当死亡被模拟
最后时分
塔与坟
影子的道路
英雄的最后
来自云层的声音
初恋：献给伟大的陌生人
人类夫人
艺术地穿越死
某一夜晚
向爱人坦白
草鸡
邻居
赵莉：温柔的魂魄
它冰凉地躺着
海岛·寂静·居住

<<当年的体温>>

1976年的孩子

诗档案——

舞语：你是你的爱情，你是你的宗教

夏天正午

一座什么样的园子

冬天：黑白画

快乐的人们

一个人在路上

三月

武士

沉船

古墓

屋景

无题

最后一群诗人

不要以为这就是生活

93年岁末的后半夜

日出

王开岭印象：散漫与明亮（代后记）

<<当年的体温>>

章节摘录

版权页：我偷偷练过这技法，没成，大概鼻涕黏度不够罢。

现在想，那会儿，山里娃实在没啥乐子，这也算玩具一种？

我“吃公家饭”，在学校就成了“极少数”。

虽然同样的异类还有几个，可大家都忙于崇拜周围的“大多数”，顾不上结伙。

班上的异类就我一个，所以处境很不妙——上课的序幕很隆重，老师先挺胸喊“上课”，班长以洪亮的声音叫“起立”，老师转身，仰望黑板上方的一溜领袖像（画像常变，有时马恩列斯毛，有时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有时就剩毛主席），带头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再呼“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就在鞠躬的当儿，我的板凳上便多了块坷垃头，或草蒺藜、墨水瓶之类的“地雷”。

所以，我对“向伟大领袖鞠躬”这事儿总心惊胆颤。

我常怀念和罗柳青同桌的日子，大概就这原因。

在我印象里，班上唯一不欺负我的便是我的同桌，她常在大伙鞠躬的时候不鞠躬，而是猛一甩头，看是否有人害我……我打心眼里佩服罗柳青，不仅是得到了保护，更因为她竟敢不向毛主席鞠躬。

我绝对不敢。

好在老师也不敢，所以她的事从未被发现。

一天，学校请村里当过兵的老汉来上“忆苦思甜”课，他在忆苦时，说“想当年，红军打日本鬼子……”我在家常看小人书，对革命队伍、敌我名称很清楚，便不知天高地厚地嘟囔：不是日本鬼子，是白狗子……这下闯了祸，下面哄堂大笑，鼻涕从四面八方飞来。

一放学，我便被几个大班生围上了，罗柳青突然冲过来：“欺负人？”

他爸是好人，你们谁没让他爸瞅过病？

说啊，有本事说啊……”大伙呆住，她是村里最穷的，她的话最代表穷人，只好听她的。

最让我为“吃公家饭”羞愧的是那件事——学校下了任务：每个人捐5分钱或一个鸡蛋或两个核桃，支援公社建设。

第二天，大伙把东西掏出来一亮，我傻了，多丢人啊，人家都是一个鸡蛋或两个核桃，只有自己手里是一枚锃亮的钢镚。

手一松，钢镚在地上蹦来跳去，发出刺耳的声音……大伙吃惊地望着我：你，使钱？

那天，快放学时，罗柳青才风风火火闯进教室，边擦汗边摸出一个很小的鸡蛋，椭圆的，不太像鸡蛋，还粘着少许血丝和绒毛。

她告诉我，为这个蛋，她整整在鸡窝旁趴了一上午。

你摸摸，还热哩……她执意要我摸。

我不敢摸。

至今，我仍记着它的壳那样薄，那样软，纸一般。

我再也没见过如此脆弱的鸡蛋。

<<当年的体温>>

后记

王开岭印象：散漫与明亮 张杰 知道开岭是上世纪90年代，山东某期刊忽然连续刊登了他一连串“火力猛烈”的篇章——《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向“现场直播”致敬》《“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等。

2000年夏天，在古运河畔开岭的住所，当我把自己的思想苦恼一股脑倾给他之后，天已微亮了。那年冬，《激动的舌头》出版了，和它所属的“新青年丛书”一道在京举行了首发式，也因这本书，开岭被称为中国青年思想家三驾马车之一。

接下来，《黑暗中的锐角》《跟随勇敢的心》《精神自治》《精神明亮的人》等几本书我都认真读过，加之后来的来往和交流，我觉得自己渐渐算得上了解这个用心灵说话的人了，也终于为他那些思想与唯美的文字找到了一种我认为是背后逻辑——作为一个读者，再没有比经过长期揣摩而读瞳另一灵魂更愉悦的事了。

有人批评说，中国很多作家似乎特别喜欢把文学和文学身份神圣化、使命化、专业化、朝堂化，同时又解决不了视野封闭、命题陈旧、自我和本土精神资源透支、创造力亏空等问题，乃至使自己和文学双双陷于尴尬。

这确乎是事实，至少是某些作家的事实。

其实，和时代的其他领域相比，中国文学对时代的追击速度显然太慢了，它甚至把目标给丢了，只好在自己的圈子里繁殖目标，在自己的历史中搞循环，文学似乎已不打算向时代捐献任何有价值的命题了。

究其因，我以为，是意识形态话语习惯、文学的传统任务和逻辑、小农思维方式在作祟。

一个显著特点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落后的思维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笔下，他往往会以最极端的方式谈宽容、以最感性的方式谈理性、以最土著的方式谈国际、以最乡下的方式谈时尚……做散文，和民间博客的创造力没法比，但还是固执地捏散文；做小说，网页上的新闻个案鲜活得让其惭愧，但还是埋头编小说……文学，文坛，似乎就是一帮人干着纯属这帮人的事。

记得有人诧异过：王开岭身上怎么似乎找不到文坛和专业的痕迹？

他的选题、他的笔法、他的动态，你好像都没法归类，没法预测，也没法把他和别人轻易地“合并同类项”，他自由得好像从未进入过文坛一般。

在文学刊物上发东西却不被文学规定、身处一地域却几乎不受地域影响，他是怎么独立生长的呢？

在开岭的语汇里，有两个重要的词，一个叫“减法”，一个叫“越过”。

在地域生存系统中他使用“减法”，在文学生存法则中他使用“越过”，他绕过既定的文学和拥挤的文坛，和最远的诗意乌托邦、和最紧迫的时代情势与矛盾直接对话——从而一下子把复杂给简单化了，把深邃给纯真化了。

开岭在获得了这种纯真后，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与任何事物打交道，可直面19世纪俄罗斯的群星璀璨、法兰西的狂热与理性、美利坚的精神纪念碑，也可突然扭头拜访孔子老聃及他们的春秋战国；可务虚于最缥缈的星空、形而上的哲思，也可突然凝视起最现实的环保、医患、慈善、住房……就像一个孩子，凭愿望突然指认感兴趣的东西，且懒得滞留，懒得炫耀，抛出最重要的发现后就迅速跑向下一站，不沉湎，不贪功，不居奇……恢复文学的“业余”和表达的本能，跳出“专业”游戏的缠绕和常规命题的窠臼，我觉得这是开岭之所以成为他自己的主因。

事实也如此，在山东，开岭除了极少几个写作朋友外，几乎与文界无甚瓜葛，到北京后，他延续了这一习惯，几乎和整个文坛不打交道。

不张望，不纠缠，不入圈，不联盟，他独立得干干净净，彻底的“业余”，我不知道这种生存风格是否奠定了一个独立思考者的底色，至少有关系吧。

他来北京是应邀到央视新闻频道做栏目指导，负责对每天即时的新闻事件作出精准的价值判断和评论，这种“转折”也是让习惯书斋练功的人感到吃惊的。

为了方便介绍，在很多场合，他干脆直称自己为一个电视新闻人，仿佛文学、艺术真的与他无关一样。

把写作当作爱好和消遣，把思想视为正常的呼吸，他用这种方法使自己获得一种“文学局外人”的清

<<当年的体温>>

醒和从容——事实上我觉得这样反而离真正的文学精神更近，离文坛生活更远。

把自己送回去——回到一个人正常的生活位置，把文学送回去——回到文学最早出发的地方，他说文学不是生活的中央，而只是你头顶上的一颗星……他说一个人要努力还原真实、还原自我和世界的真实，要做一个精神正常和精神明亮的人，而不要追求非常态、非本能的唯美与深刻……他还说，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也别把文学和思想太当回事，为什么有些老作家越往后写得越好，就是把那些曾高高举起的东​​西放了下来……应该说，正是这些心得，确立了一个谦卑而诚实的思想写作者角色，与当下那些比嗓子和证书的明星写作者相比，他绕开了很多游戏和场合，显得寂静而隐蔽。

从山东到北京、从讲台到媒体，地点和职业的变化，对他写作的影响是显然的。

用一个比喻，如果其视角在过去是使用了长焦镜头的话——比如《俄罗斯课本》《请想一想华盛顿》《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战俘的荣誉》《是国家错了》《乌托邦的变种》《决不向一个提裤子的人开枪》《独裁者的性命之忧》《关于语言可以杀人》《杀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等篇什，那么他近年的选题和表述则更像使用了广角镜头，更淋漓地描画民生现场感和人类整体性。

像《大地伦理》《依据不足的热热爱生活》《我们为什么不快乐》《恐龙胃与“物理人生”》《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我们无处安放的哀伤》《东西方文化下的资产观》《人类如何消费星空》《打捞生命的“个”》《一个人的遭遇》等，都可明显觉出他强烈的民生视角和当代现场感。

电视和新闻，无疑都鼓励他关注民生，追求现场，加大对当世的推进与建构。

和很多读者一样，最初之时，我把开岭仅仅视为了一个批判思想的力量型选手。

记得上世纪末在济南，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和另外一同事在闷潮的办公室里热烈谈论《激动的舌头》，多年未有的阅读快感，让我们热血沸腾，正如朋友所说：在一个多年未打扫的猪圈里，猛然吸到了生猛新鲜的空气。

那时，我们把开岭视为思想狙击手和精神战士的角色，其实现在看来，这不免有些短见，因为我们忽视了《蓝湖》《远行笔记》《白衣人，当一个痛苦的人来看你》《永远的邓丽君》《有毒的情人》《当你老了，头白了》《谈谈墓地，谈谈生命》《爬满心墙的蔷薇》《精神明亮的人》《向儿童学习》《古典之殇》《当她十八岁的时候》等侧重于生命美学和心灵保洁意义上的东西。

除了忧郁，他还明亮；除了锋利，他还温润；除了理『生与睿智，他还诗意与唯美。

现在想来，从很早开始，开岭文字中即有两组对等且同构的成分：唯美和思想，历史与当下，心灵与民生，批判与建构。

单从某一时期的作品看，可能会有此消彼长的侧重，但拉长了看，整体上看，两种成分基本均衡且状态稳定。

而且近些年，他的作品还呈现一个走势，即把以上所说的“思想和唯美”等两组元素合为一体，融入每一文本、每一段落，而非像从前那样分属不同题材和篇目，气质泾渭分明。

到北京后，开岭的表达明显变得从容甚至优裕，他自己也说，现在写得很少，甚至有些惊异当年的表达欲望和产量，一方面，这和他的另种表达——电视新闻操作有关，用他的话说，他每天都在职业领域大量释放能量，有了这个出口，流经文字闸门的就少了。

另一方面，他开始自觉地追求“有限的表达”和“节制的表达”，用他的话说，在一个表达泛滥、耗纸成灾的时代，写得短、写得简，甚至写得少，对自己、对读者，都算一种美德。

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开岭说，“我永远不会把文学当成职业来做，好东西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就像爱情是业余时间的事，老婆孩子也是业余时间的事。

”开岭用他所谓的一个人的散漫游思和业余生活，为我们贡献了“有限”却珍贵的精神命题和时代现场，他用他的“非文学”气质帮助我们公认和既定的文学。

2009年9月

<<当年的体温>>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只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的人。
——帕斯卡尔

<<当年的体温>>

编辑推荐

《当年的体温》编辑推荐：一个精神和心境被严重干扰的年代，我们能否在抵抗阴暗和障碍之余，在深深的疲惫和消极之后，仍能为自己攒下一些美好、明净的生命时日，以不至于太辜负一生？

<<当年的体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